



井

沿

儿

□李海宽

在屯子里东南面较岗的地方有一口土井,西面和北面是住户,井的南面偏东是屯边的低洼处,常年积着雨水形成一个很大的水坑,人们把大坑和住户之间较岗有井的地方叫“井沿儿”。

从我记事儿的时候起,全屯子的人家都吃这口井的水。

问起这口井是什么时候挖的?没有人能说清楚,老人们说:“应该是有这个屯子,就应该有这口井。”

这口井深有十四五米的样子,水面以下也有两米左右,井的直径有一米半,井口是木制的,高出地面20公分,四方的井裙子,4个角是顶端锯成八角形四个方柱,四周围上木板,井裙挨着地面往下还有一米长的板子,避免打水时柳罐(用柳条编成装水带木梁的圆形凹底的水桶,一般能装15斤水)碰到井壁的土。井口上面支着一个轱辘,轱辘边儿上安个木把儿,井绳一头固定在轱辘上,一头系在柳罐梁上,打水的时候,人们摇着轱辘把儿,井绳缠绕在轱辘上,装水的柳罐随着井绳就上来了。

井的旁边有一个长条形的土台,土台上面放着一个四五米长的上宽下窄的大水槽子,是大坑没水时和冬天饮牲畜用的。

井沿儿上的轱辘、柳罐、井绳、井裙子、水槽子等坏了有集体负责维修或制作,集体还要每年在农闲的夏天组织淘一次井,一茬一茬代代相传……

井沿儿维系着人们的生命,井水滋润着人们的心田,它也承载着养育屯中世世代代的人们。

清晨,家家户户的大人们都挑着水桶到井沿儿来担水,大家互相谦让,有说有笑,你来我往,尽量在吃早饭前挑够一天的家庭生活用水。

炎热的夏天,尤其是夏天的中午,人们都要到井沿儿打凉水喝,那刚从井里打上来清凉的井水喝到肚里,真是又甜又解渴,我们这些小孩子疯跑热了,也来跟着大人们要水喝。在没有大人在井沿儿的时候,我和小伙伴们又摇不动轱辘,就用细绳系上瓶子从井里往上提水喝,被大人看见了遭到一顿训斥,因为小孩在井沿儿提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可我们被那甘甜的凉爽的井水吸引,还是经常去……

冬天下雪的时候,家家户户都往井沿儿去的方向扫出一条道,就像叶片上的支脉从井沿儿通向各家各户。

等我们长大一点能挑动水了,就承担起了家里的担水任务。“一方水土,养育着一方人。”这句话直到我长大后能挑动水时,才有了深刻的理解。

似水流年,岁月如歌。井水里浮动的云影和井沿儿一年年不断长满的绿绿的青苔,印记了祖祖辈辈担水的生活写照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家家户户都逐步打了压水井,人们从繁重的挑水中解脱出来,但井沿儿还是要用,主要是饮集体的牲畜。80年代末,家乡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集体的牲畜都分到各户。改革开放后,经济发展了,党和政府为我们屯安装上了自来水,井沿儿就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井沿儿也就自然成为了历史的记忆。



博客视野



(外一首)

□孙庆凯

收走雷电和雨声
把蓝天举得更高更远
不忘放几朵白云在天边
探查一行大雁的行踪

童年

那根烟高高竖起时
思绪堵在村口
旁听一声声石头剪子布
在黄昏里较劲

赞抗战胜利70周年

□薛泽田

(一)

阅兵撼全球
华夏最富有
国威举世赞
经纬恩与仇

(二)

正义必胜历史鉴
和平必胜民意坚
人民必胜天道助
三胜神州创万年



嫩江听雨

□刘忠月

季节还没有回到最初的起点
却把逝去和向往组成情感的雨
这些纷至沓来的雨
掺杂了对嫩江太多的情感

就让这雨随着花香飘落在嫩江
至少江面多了些许碰撞的记

忆
即使我的掌心
握不住一滴完整的雨滴

箬笠下的嫩江
舟儿总是来得太迟
载不走风雨
摆渡人的蓑衣已被淋湿

风中溢满雨的声音
是细若琴弦的低吟
是嫩江少女的清唱
是一缕清愁飘在饱和钟声的江上

其实在这样的日子里
面对纷纷扬扬的情感
无须关心花红和柳绿
只倾诉雨和嫩江交融的话题

就化为嫩江里的一茎荷吧
以虔诚的心
和了却俗念的清静
来听雨

教老伴儿学走路

□邢俭

儿的左腿绑在一起,喊着“121”的口号向前走。那段时间,在二中的操场上,等学生散尽,我俩一圈圈走个不停。走到单双杠下面,我让她双手抓紧,蹲下起来,起来再蹲下,不但练了腿,也捎带着练了手。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,老伴儿的左腿逐渐好转起来。她见到了成果,别提多高兴了,见到邻里兴奋地说,我会走了。从此,她的积极性更高了。在我们上班、学习不在家的时候,老伴儿也会坚强地走出家门,扶着墙练习。我们的练习地点从

二中的操场逐渐走出校门,经过五门市向东,到铁路工人俱乐部向北,经四门市向西,再回到二中的家里。当老伴儿走累了的时候,就坐在马路边上休息,我给她讲保尔·柯察金的故事……给她增加战胜困难的信心和不畏困难的勇气。

女儿负责老伴儿手的功能训练,也想出了很多方法。开始时,把她妈妈化验用的橡皮球找出来,用右手帮助左手,一按一松,一松一按,这样反反复复的练习,直

到老伴儿脸上露出了汗珠。后来,把橡皮球换成橡胶圈,又把橡胶圈换成钢球,天天练习从未间断过……那年9月,收到了北京西直门医院的电报,说排到了CT的号,我们马上赶往北京。给老伴儿做了脑CT之后,结果令我们大失所望。专家说,她的大脑中枢神经的血管堵塞,动手术实在太危险,我们彻底放弃了这一想法。按照医嘱,回家乡做高压氧,找中医大夫做针灸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练习,老伴儿的左腿恢复比较好,已经可以自己下楼和老太太们唠嗑了,还能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公园去散步。还能做些简单的家务,每天做好饭,等我们回来。当年的同事来家串门儿,都说老伴儿真是干净。她自己也偷偷笑,我自然也是笑在脸上甜在心里,因为“军功章”里有她的一半,也有我和孩子的一半。老伴儿还开玩笑地说:“当时连死的心都有了,谁成想还有现在的美好时光呢!”因此事,我在当地也成了名人。

名人不名人的我倒不在乎,也不值得一提,我倒是觉得每个家庭成员,都要维护家庭的安全和幸福,像公民应该爱护国家一样,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。正如当下的一句流行语:“爱家才会赢。”



情感氧吧

白城日报广告业务电话

0436—

3323838